

都市传奇

有事只管吩咐

邻居郭大哥很突然地给我们家送来了一大袋芦柑,我不知所措。因为我们两家虽说是邻居,但极少来往,就是见面也仅局限于打打招呼,更不用说串门了。

郭大哥说,回了趟老家,带回了那么多芦柑吃不了,就送过来一些,大家一起吃吃。我连说谢谢,但心里很不自在,以至于送走了郭大哥后,我竟然没心情吃了。

“太意外了,”我对老婆说,“郭大哥无缘无故地给咱送芦柑,是不是想求我们办事?”

老婆不以为然,边吃边开导我,“你没权没势的,人家会麻烦你办什么事?别自作多情了,请你吃个芦柑,还不是邻居关系,相互好有个照应!”老婆倒是挺坦然。

可我无法释然,现在的人情往来,大都是带有目的性的,怎么郭大哥也不说呢?

第二天,我在楼梯上遇到郭大哥的时候,我又一次表示了感谢,并且,我非常明显地给了他一个暗示:有事只管吩咐,不是外人。可郭大哥笑眯眯地直说,吃个芦柑算啥子?

没事,没事!

几天来,我反复思考这件事,总感觉太突然了,怎么去年郭大哥就没有给我们送芦柑?有规律的往来也好接受。这件事怎么理解也不是正常的现象。

于是我决定,还郭大哥一份礼物,以便了却我的一件心事。昨天下班,我径直来到了超市,按照几乎同等的价值,我买了几斤苹果。我没有回家,先来到郭大哥家,把苹果送上。

郭大哥很热情,又端上了芦柑,招呼我说:“老家种的芦

柑真是吃不下了,你看,我都吃了好几天了,还有不少,你能吃就吃吧!”我笑了笑,马上就说出了我的目的:“主要是送点东西过来,别见外。”甚至我还开玩笑说,哪能光吃你的芦柑。

郭大哥见了,非常不好意思:“这是干吗?花那么多钱!”我没说什么,反正已经送来了,怎么说也得留下。顿时,我感到舒服多了。

这时,只听郭大哥很突然地问我:“你有没有事?有事只管吩咐!” 实辉巷 曾立雄

家有儿女

儿子告状

晚上吃完饭,我和老公在看电视剧。老公开玩笑地说我长得像剧中的老太婆,我就随手打了他一下,谁知老公还手不小心打到了我的鼻梁,一股酸疼袭来,我蹲在地上抹起了眼泪。

老公拍着我的脑袋认错,我们本来是闹着玩,我也没有怪老公。被儿子发现后,他却在一旁打电话给他外婆喊道:“姥姥,我爸打我妈,我妈都被打哭了。”

老公赶紧挥手示意儿子住口,不要讲了。儿子不听继续喊:“姥姥,我爸还威胁我,不让我告状。”

我忍着疼,赶紧冲过去抢电话,怕把事情闹大惊动老两口,儿子惊呼:“姥姥,我妈被我爸打傻了,一味地忍让,还不让我打电话告诉你们。” 盐仓桥 邵前红

有点出格

局长的墨宝

蒋局长明天就要退居二线,等他到的时候,书画展已经开始了,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事。蒋局长顾不上多想,赶紧找到自己的位子,把笔墨放好。前几次书画展来索墨的人太多了,以至于到后来宣纸都不够用,今年蒋局长特地多备了几张。

周围站满了索墨的人,却很少有人在蒋局长的面前停留,更别说来索墨宝的了。蒋局长点上一支烟,默默地抽了起来。

“蒋局长,能给我写幅字吗?”蒋局长眼睛一亮,陈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面前,蒋局长手忙脚乱地铺纸、磨墨,全然没有一点局长的架子。饱蘸墨水的毛笔在宣纸上飞舞,不一会儿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就写好了。蒋局长在纸上盖好自己的大印,把字递给了陈克,陈克没有走的意思。“小陈,还有事吗?”“蒋局长,这种宣纸又软又柔挺难买的,能送我一幅吗?我回去也拿着练练。”“好好,都拿去,今天在这也用不上了。”“不,我只要一张。”陈克抽了一张飞快地跑了。

路过卫生间的时候,蒋局长看见陈克满头大汗如释重负地走了出来,两手空空,不觉得血压一高,快步走进洗手间,在马桶边的手纸篓里豁然看见自己的墨宝和一片片用过的宣纸……

大厂 陈建文

编辑信箱:
zhangkba@126.com
电话:
025-84783612

不是乱弹

盗车贼的本事太大



漫画 郭■

周日晚上,我正在单位加班,突然接到了内弟的电话,只听内弟焦急地操着含糊不清的语音在电话里猛喊:“姐夫,不、不好啦!你快过来看看、看看吧,我的‘别克’进贼了!”

内弟的“别克”车才买一周,这新车瘾还没过就遭洗劫了?

“别着急,慢慢说,到底是咋回事?”

内弟急促地喘着气,声

音嗡嗡地直震耳朵:“今天晚、晚上我去 1912 参加同学聚、聚会,喝完酒我出了酒、酒吧,打开车子我就发现不、不对劲,车里的方向盘、刹车、加速器、手动挡都让人偷、偷走了!姐夫,我这可是新、新车啊,还没上保、保险呢!”

看来内弟真是点“背”,肯定是遇到“江湖高手”了,居然能钻进“别克”偷走这一大堆东西!真是“偷行出现

新焦点,贼们瞄上车零件”!

“告诉你多少次不让你喝酒,你偏喝,这下好了吧?算了,话都说得结巴了,你保护好现场,我来报案。”

我正欲报案,电话又响了,接起来一听,是一个陌生的男子打来的:“先生您好,我是酒吧的保安。您不用报案了,您朋友的‘别克’车没有被盗,他刚才坐在了车内的后排座上。”

老城南 刘错

同笑时代

到底是谁晕机

前几天,我乘坐飞机回南京。当我在座位上坐下后,看见过道对面坐着一对父子,小男孩大约 10 岁左右,坐在靠窗的位子,旁边坐着他的父亲。父亲看上去对小男孩挺严厉的,小男孩有点怕他父亲。

飞机起飞没多久,那位

父亲便睡着了。又过一会儿,小男孩看上去有些不舒服,好像晕机了。小男孩起身准备去卫生间,可是旁边正在睡觉的父亲挡住了去路,小男孩想了想,没打算叫醒父亲,抬起腿准备从父亲的腿上跨过去。

这时飞机忽然一阵颤

动,小男孩忍不住呕吐起来,呕吐物全吐在了父亲的腿上。

过了会,那位父亲醒来,看着腿上的污物,有点吃惊。

“爸爸,您现在好点了吧!”小男孩带着关切的语气问。

应天大街 承可琴

有此一说

能升职称的病

办公室老王已临近退休之年,可至今连个高级职称都没评上。按理,老王的资格早就够了,可老王这人太实诚,从不与人争名夺利,结果每次总因“名额有限”而落第。今年的职称评比开始了,结果初榜下来,老王的名字又被刷掉了。当我把这消息告诉老王时,老王显得很失望,一整天都无精打采的。

第二天一上班,老王就跟我请假:“吴主任,过两天我要动个小手术,我想把今年的工龄假休了,如果不够再请几天病假。”我觉得老王有情绪,就问:“什么病,还要动手术?严重吗?”老王尴尬

地笑笑:“只是一个小手术,没什么大事。”

听说老王要动手术,单位同事议论开了。小胡说:“我说老王最近怎么瘦了,原来是生病了,看来还不轻。”老魏说:“前两天我递烟给老王抽,他没抽,说最近老咳嗽,会不会……”“是啊,昨天我碰到老王爱人,想问问老王动什么手术,可她说只是小手术,不肯告诉我实情,我觉得可能是绝症!”女同事小丽说。这时,“小诸葛”大刘说话了:“这次高级职称又没有老王,我看他脸色都变青了,这是他的一块心病!吴主任,你去跟领导反映一下,看能不能再想想办法?”

我挺同情老王,工作这么多年一直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,如果高级职称不能评上,会直接影响退休工资的。我把老王的事跟领导汇报了。领导很重视,在老王手术前一天,专门到医院慰问,告诉老王职称的事经过研究解决了,希望老王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,积极配合医生治疗,早日重返工作岗位。临走,部门一把手叮嘱医生:“一定要用最好的药,确保手术一次成功。”

送走领导,医生笑着对我和老王说:“还是你们单位好啊,一个小小的痔疮手术,领导都这么重视!”

六合区 吴斌

无花果

三口之家

医生小吕是我的一个下属,和女友小吴拍拖已经三年了,因为一直分居两地,所以久久不能成婚。小吴是位护士,一直想调到我们单位来,小吕为这事没少找领导。

最近,小吕显得格外着急,不断地向我以及其他领导反映情况,期望尽快解决调动问题,甚至以辞职相威胁。培养一个医生也很不容易,所以领导班子开会终于同意了小吴的调动事宜。

办好了调动手续,两人非常高兴,特意来到我办公室表示感谢,并说很快就要结婚

了。这时工会主席正好路过,立即跑过来郑重地表示祝贺:“好啊,大喜事啊,祝贺你们成为三口之家。”

闻听此言,护士小吴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,她责怪地看着小吕,可小吕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小吴急了,轻轻地踢了他一脚:“你怎么什么事都跟领导汇报啊?脸皮真厚。”

“我没有啊。”小吕一脸的委屈。

主席恍然大悟,忙解释道:“不要心虚嘛。你们俩,一个姓吴,一个姓吕,这加起来不是三口之家是什么?” 玄武区 云弓

三言二拍

让处长接电话不难

最近,为了大学毕业的儿子能进一个好单位,我几乎跑断了腿,还一个劲给张处长家打电话。

第一次打电话,是他家女佣接的,我说找张处长,女佣就让我先等等,可是我愣是握着电话等了十几分钟,那头都没响动,最后那边电话就挂了。

第二次打电话,正巧是他爱人接的,他爱人我见过,声

音听得出来。我说我找张处长,可是她硬说我打错了电话。最后也给挂挂了电话。

我将此事向单位的同事提起,同事也是吃过闭门羹的,便告诉我一个窍门。

于是再打电话,我就改口称呼张处长的大名了。

“我找张全宝。”

“你稍等,我马上让他接电话。”他的妻子殷勤地说。

水西门 罗奇

白领黑秀

为什么带家属

星期六,我们科室里组织大家去爬山,张颖问科长:“可不可以带家属一起去?”

科长说:“是我们科室的集体活动,家属就别带了。再说,科室里的女同事就你一人已经结婚,带家属恐怕不好吧?”

张颖嘀咕道:“正因为我已经结婚,所以我想带家属嘛。”

科长觉得奇怪,问道:“这是为什么?”

张颖说:“她们都未婚,爬山时,男同事肯定都抢着给她们拎这提那的,如果我不带家属,谁来帮我呀。” 真琪

原来如此

关门的秘密

我和张林是同事,平时关系也挺不错的,这次乔迁新居,我们两家正好住在门对门。可张林一回到家里总是将房门关得严严实实的,一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样子,似乎不愿意和我来往。

一天在路上碰到张林,我很不高兴地对他说:“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,抛开同事这层关系不说,邻居之间,也应该来往、走动一下嘛。”

张林叹了一口气说:“小马,我不跟你来往、走动,全是为你好啊。”

“看不起我就看不起我。”

马朝虎

南京大萝卜

借手机的少年

睡眠惺忪,上班途中。一个少年拦住我,问我最近的公话在哪里。

我从来都是用手机的,很久没用过公用电话了。一时想不起来。

“那你带手机了吗?我用一下可以吗?”他问我。

“当然可以了。”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,动作却稍有迟缓。在这迟缓的瞬间,许多科学数据、哲学逻辑在我脑海中翻腾。如果他打的是市话,当然没什么问题;如果是长途,又超过二十分钟,我就哭;如果他是个抢电话的,以我足球队主力前锋、篮球队替补后卫、三千米跑没有垫底的实力,追起来也不是什

么问题。

他拨了几遍,都没有人接。对方彩铃是首没听过的新歌,再拨几遍,我就会唱了。

“你不赶时间吧?”他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没关系,上班而已……”

我真想走,但帮人应该帮到底。

终于有人接听了,原来这少年从老家刚出来,他朋友就在不远处的工地。三言两语,两人就接上了头。

少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,说出门难啊,自己电话停机了,刚才差点都哭了,又说我真是个好心人,他原以为不会有人帮忙的,还是好人多呀。

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拒绝他。 御道街 江可